

岁月失语,惟“诗”能言

□2019级国际旅游本科1班

曾有人发问:“我们为何读书?”诚然,在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里,人们的行为仿佛早已被贴好了标签,需做的只是日复一日也上演昨日未尽的事,沉闷且乏味,读书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的存在。

而人类是热情的,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员,医学、法律、娱乐只是维系机器运转的零部件。诗歌、爱与理想才是生存的理由,是历经繁缛一世留下的证据。

品茗古诗是心之所向。秋风四起,冥鸿天际,浩气云从,皓月千里,辰光点点迷离扑朔。碧月空,友凉如水,三更夜饮拄杖听潮,在这如水夜色里,我忆起张若虚在《春江花月夜》中题目的“鸿雁长飞光不度,鱼龙潜跃水成文”,抑或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写下的那句“云从足下生,月流”夜空如月,清辉洒满,诗人多情,月光的我,雪花纷飞,堆银砌玉,白色的苍穹下簌簌飘落的雪花,清空峭拔如野鹤云。在洁白至斯的美景里,我隐约听见那青莲居士吟“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”,从远方踱步而来,真挚是“独立天地间”的做派。风雨俱佳,长空虽子,不如水秀山明,得自在。无心挂念仕途,愿与渔樵为友,与花鸟为侣的张可久说:“山中何事,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。”一句道

出了归隐山林的无限乐趣。世间纷乱,光离如至,不如一,在云之际,青,花,点上,上一月光下酒,无,无想,独自下。

人之可自之行。从《行》的“事了,与”中,我读了一人离无问的,得,不,耐,凉风从《题》的“落花,方不心”中,我读了一文人在里不自,莲花白的清从《由》的“人生何似,应似飞鸿雪”中,我读生如旅如浮,一雪上飞鸟的,只是:地作留了。我们,一种,限,只是也留下,在流天际的,尽。且不如“得,间一味”,心,花,风,云,说:“月迷。”我自:“迷自”

若有人问我“为何读书”类的,我想,人之由,若一,未不临文嗟悼,不能喻之于。”便是最好的回答。千之里山南水北,一须臾皆崆。在诗里找生活的,诗中生活。不于诗的哀而不怨,现诗歌更讲

究直率。放。或无聊难捱,或抑郁寡欢,或上眉梢,诗人都是不会说谎的孩。诗的巨大婴顽城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艺术。我惊异于他的天赋,并他的那句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铭记于心。少的我发誓不做梵口中“只烟”的路人,在忙碌的俗事间梭,我无数难撼之山,继坍塌,那些由人构成的江河湖干涸成。他人起,他人宴宾,只有我独自掌那盏丈量光与的灯。浩渺无涯的旷野,越汹涌澎湃的巨浪,行波澜壮阔的空,往一心想要达的地方。我欣于心先生的顾左右而他,“岁月不饶人,我未曾饶岁月。”什么排山倒的力量也倾覆不了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岁月无情地在人的脸上留下炙烤的疤。有人得且愿灵魂碌碌,有人却不甘守棺而驻,在一呼一吸之间,紧紧抓住暴风雨,临唯一的浮标,驶向彼岸世界。如,豆撒盐给人吃的周围,侍弄花草草的汪曾祺,瓦尔登湖旁垂钓的梭,他们都在日里际行为浪。已,草青。虽无情,一清在。心,诗人生,岁月,诗能。我不要做上岸的人,我要下。

绝版记忆

□2020级设计学类本科1班

种下眼泪,长满青丝
种下稚嫩,滋生成长
读你眉宇间的温柔,倾听
越过山丘,
间的,
间的,
的你,
的你



重逢记者节

□2019级 本科2班

严谨 校对的准确。不积跬步,无至千里。任何一近乎完美的校报需要全体人员戮力一心,“一针一线”织好阵地的旗,机里张麻沙沙的沙沙声,透耳边的鼓膜,已经成为世间最悦耳习惯的心声。除外,如约而至的记一晚会、包饺子、山烧烤等形式各异的建活,破了茫茫夜空下光斑里形云的死寂,粘香滑的饺子汁从裹白的皮馅里缓缓滑,倒映在桌的琉璃灯里,悄悄卷走了全部的记忆。

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,尽管彼一闲自在可躲在师哥师姐的撒娇耍赖。如该轮我们,守护,为这土撑起守护的双翼了。历近一月的纳新从一轮试、二轮笔试的方考量、认诀,最的布,一路走,仿佛在这有硝烟的幕布下,视昨天的自

己,不论是有所经历的我们,是未曾经历他们的,都在一的途中演绎,先行一步的,一步步的写稿、校对、调整格式,在互,熟悉彼此的舞步里,出属我们的华尔兹。的路,然是土而不加修饰的铺砖云集,但更不会因为摇摆不定而被侵蚀。

秋的季节是一如既往的翠绿,姿,凝视书页里被桂花汁浸黄的字,指间摩挲沾了香,却又在不经间被碎的风悄悄卷走,若如的人,事,往,有页的一角被格在记忆光里,成为不被的,黄存为标本。事的写在继,我们也会在复一的,中成为尽的守。但的11月8日,会变,凝的念会一如。那想起,的我们,已经那么久了。

秋日里的新生

□2019级 文 科2班

变会,至是我们本的生活也会因波澜四起,我们不想也不这。但有些,这又有何有,出小小的一步,我们的往往会是一新天地。

枫流至各,仿佛的天地,无们安之,给人清、凉之,这是我们通的认识,我也曾有吹之,凉,至是在很长一,间是这么想的。可是现在,我然发现,我好并有真读枫,认长久在,可能,理是仁那之间的,如通至。

我们眼中的,清的枫,于自而,并不是的。有我们说,景生情,那么我们是先的景是先生的情,或是我们在景已有种情在心,评、欲

我们的枫,或只是我们“眼中”的,而已了。

我们了枫,零直至的,却从未或很少曾有过的“之景”。金黄,直人的视野。这是属于的,自生命的光。枫在们的,未的地方发光、生。也曾至生命的。如的零不是完成了自使命的一种自式而已。于风律,是一不的远方,一种方式地,这又何不是一种新生。从这上,说,这的生命的,是金黄眼,生的,但又何有一种生机。绿这的绿,更生,更人感。步在的道路上,我也并向往这一种“新生”。长路,会行至而归。

的岁月不曾在间,无力生活的记忆留,唯有零在心的点点光,成为日见的欲说。如记一已经有一的间,可与们见的然被光的日日地,我们心不,这,不的社会在无紧要的梳理。

记一,一无法人记忆与离的。它不是一的,一所提供学习工作的所,更是学生生涯里情与归属的承载点。约一月的夜里,我收了于它的堆,更在端的留中收获毕业数的学长学姐们恋情。“我很的地方,但我只很少的你们”。我想不论是一,远方,是历所有员们共的心之所向。从刚的紧张、局促,逐渐熟系成一,如家人般的心勉励。若在寻一句通俗易的,表达,那么我所有的事他们全都道最适了。

“肩间担当,辣手著文章”。一使命,一种担当,当选学生记一的那一起,便已被赋予了文字撰写的

如能色,一四的,那么我想,色应该是春天,春风,无天,可能是色的,那日中的一清凉天的,白色,雪天,纷飞,地一银裹。那么秋天,又该是什么色,就是秋的了。不,我觉得绿色可能更适一些。

怎么说,一直,秋,可能就是地的、满的枫了。一,一,金黄色的,映在天白云下,无,最是人心旷神怡。可见的枫,在上的,风,作,有些,在各,当人们经,们便耳,想方设法人们下,我们呼,热情的枫。

理说,秋天,是枫的,那该是金黄色的,又会是绿色的,或说绿色有我们往下。一直,我们秋的认识,是的是成不变的,这种一成不变有如我们的生活,不出我们本的认识,一全新的天地。我们有的,的确是乏,我们些文、些

夜鸣曲

□2019

1 月

